



纪念建军80周年特别报道
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 协办

开战前，在空棺材上留个名

——来自上海市荣誉军人疗养院的故事



■ 贺永昌是荣军院里的“老大哥”

我为毛主席做警卫

每当荣誉军人相聚，贺永昌总是大家首推的老大哥。这位86岁高龄的老红军战士，站立时依然腰板挺直，虽然他的头上、肚子和腿上至今留有战火和弹片的印痕。

70多年前，年方14岁的他是陕北红军刘志丹部队的一个“红小鬼”，他给林伯渠当过两年警卫员，还是毛主席延安警卫团的战士。如今，他成了上海“百老德育讲师团”成员，他说：“我有义务让下一代了解历史。”

为父报仇当红军

1935年7月，贺永昌失去了父亲。“他是在锄地时被国民党军随意枪杀的。我抱着为父报仇的心参加了革命。”得知父亲被害的当天，他没有告诉妈妈和哥哥，一口气跑了十里地，投奔红军队伍。14岁的贺永昌跟随红军转战陕西、甘肃、宁夏一带，经历了红军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。

1936年10月，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顺利会师，“去会宁的路上最艰苦。出发前，每个人分到一把煮熟的豆子，算是两天的粮食。”不过也有件喜事，部队给每名战士发了一件羊毛背心，“穿着新衣服，长了我们陕北红军的脸。”这件羊毛背心，他穿了很多年。

虽然已经过去70年，但贺老至今对那次会师印象深刻。“那天天还没亮，我们的部队在离会宁还有八九里路的山路上走，远远地看到，附近的山头漫山遍野都是冒着浓烟的火把，都是前来会师的红军队伍。大家抑制不住兴奋，举着火把高呼口号，这还不够，大家顾不得冷，把帽子、衣服都脱下来往天上抛。”

主席带着去吃饭

在延安给毛主席当警卫的经历，是贺永昌一生的骄傲。“我第一次和主席说话，既紧张又高兴，心里想着，一定要把警卫做好。”

那是1942年冬天的一个早上，贺永昌接到保密任务，直到出发前，上级才告诉他，毛主席要到西北局

去，由他带人负责沿路的警卫。于是，他带了一个班十六七个人，去向主席报到。贺永昌清楚地记得，当时主席穿着棉大衣，十分和蔼地笑着。

贺永昌他们的任务是把主席从延安城北城门送到七里铺，和西北局的书记高岗见面，然后再护送主席回来。为了确保安全，他在沿途每隔一段就安排一名警卫，自己带着其他人跟随主席一路保护。由于沿途要经过一个非常热闹的市集，人很多，他们一路上保持高度警惕，幸好一切都很顺利。

毛主席跟高岗见面后，出门看到一直在门口警卫的贺永昌，就亲切地问：“你们吃过饭了吗？”贺永昌答：“报告主席，没有。”毛主席于是带着他们去吃饭，在确认每一位战士都吃饱之后，才动身回延安杨家岭。贺永昌说：“主席一点没有架子，就像最亲切的长辈。这段经历我终生难忘。”

战友牺牲在身边

几十年戎马生涯，最令贺老无法忘怀的是第一个在他身边牺牲的战友。

他是机枪连的机枪射手，个子很高，性格豪爽。有一次，部队所在的村子里死了一头牛，司务长将它买回来做了牛肉包子给大家吃。好几天没吃上一顿饱饭的大伙狼吞虎咽，这个机枪手一口气吃了16个，看得大家目瞪口呆。“他能吃也能打，那么重的机枪他一个人扛着，从不要别人换。”贺永昌回忆说。

“可是，在一次战斗中，他负伤了，脖子上的皮肉都往外翻起来了，可他强忍着，继续作战。那天晚上，他就睡在我旁边。他的脸惨不忍睹，因为痛苦更加扭曲。我听见他低低的呻吟，很久才睡着。”第二天早上，这位机枪手的身體已经冷了，贺永昌哭了。

后来的几十年里，贺老习惯了战争的残酷。“其实每个人都明白，选择了革命，就必须将生死置之度外。攻打太原时，战斗形势对我方非常不利，开战前，山坡上停满了空棺材，战士们上战场前，都找个棺材写上自己的名字，然后带着必死之心去拼杀！”

闵行区沪闵路上，有一座疗养院。初看上去，绿树掩映别墅，池塘碧波粼粼，这里与一般的疗养院没有什么不同，但知晓内情的人会告诉你，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。

故事的主人公，是一群为新中国诞生受伤流血、立下功勋的荣誉军人。他们有的曾在抗日战争中激战四明山；有的曾经死战孟良崮；有的参加过惨烈的鲁南大突围；有的曾在波澜壮阔的渡江战役中血染长

本报记者 潘高峰

江；有的在解放上海的凯福饭店战役后，听到有轨电车在新上海街头的第一声“叮当”……共和国历史上不少赫赫有名的战役，都留下了他们的血汗印迹，身上的伤痕，是他们最骄傲的勋章。

这些英勇、顽强的军人，把青春岁月献给了共和国的昨天，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。日前，记者来到这所上海唯一的荣誉军人疗养院，探访老战士们。

三个人的孟良崮

不少老战士在到荣军院疗养前，根本没见过面，但一讲起往昔的经历，他们发现，彼此曾面对过共同的敌人，欢庆过共同的胜利。

刘树民 从死人堆里爬出来

今年80高龄的刘树民是在荣军院长期疗养的老军人。他没有参加过孟良崮战役，因为在此之前，他已经负伤残疾，失去了左腿；但他负伤时的对手，就是后来在孟良崮被消灭的国民党军整编74师。

1946年12月，刘树民所在的新四军第7师59团被编入华野第6师，在涟水城外与已攻取涟水的74师接战。得知74师一个团脱离了大部，师长王必成命令：一定要把它包围“吃掉”。

包围之后才发现，这个团是个加强团，有炮兵、坦克和飞机支援。于是包围战成了拉锯战，白天你攻我，晚上我攻你，战斗残酷而激烈，敌人的装备精良，火力非常猛。“我亲眼看着一个连攻进去，没几分钟，只剩一个人出来，那个战友知道自己的兄弟都死在里面了，转头就要再往里冲，我们拼死才拉住。”

激战持续了七天七夜。“我在其中一次冲锋中受了重伤。当时已近凌晨，我们连队再次发起冲锋，铺天盖地的炮弹迎面而来，我头上、身上、腿上都被弹片炸伤，昏了过去。”醒来时，战斗已经结束，刘树民发现自己躺在死人堆里。他想爬回去找大部，却发现左腿被炸断了，血把棉裤浸湿，冻在了身上。幸好此时侦察班的一个通讯员经过发

现了他，马上回去报告，连长派4名战士悄悄将刘树民抬了回去。

这一仗，敌团没有被吃掉，华野6师伤亡超过5000人，被迫撤出战斗。刘树民听说，后来，师长王必成向上级表态：“希望日后打74师，绝对不要忘了6师！”粟裕答应他：以后凡华东部队组织歼灭74师的战役，一定让6师参加，一定让王必成参加。半年后的孟良崮战役中，正是王必成指挥的6纵（原6师改编）从鲁南飞兵急进，夺占垛庄，切断了74师的退路。

徐道明 暴雨过后峰回路转

83岁的徐道明曾是大名鼎鼎的新四军沙家浜部队成员。当年的英俊小伙，如今依然风采不减，说起往昔的战斗经历，更是慷慨激昂：“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，我在华野一纵，参加了阻挡黄伯韬25师救援74师的阻击战。”

徐道明所在部队占领了天马山下的界牌镇，奉命死守。徐道明是通信排排长，跟着3师9团团长，负责通信和保卫工作。“战斗非常激烈，敌人整营整团地来攻，打了三天三夜，战士们几乎都牺牲了。2营5连整个连打得只剩8个人和一杆机枪。后来，就是这样机枪让我们一直撑到胜利。”

5月16日下午，团长带着徐道明的通信排退守界牌后200米的壕沟，敌人疯狂地冲击着阵地，六七十人的通信排只剩下二十多个人。此时，机枪发挥了作用，猛烈的火舌一直压制住敌人，叫他们在阵地前留下一具又一具尸体。“到后来，敌人离我们只有100多米了，我们当时想，这条命肯定交待在这里了。”没想到就在这时，狂风暴雨突至，阵地上什么都看不清。等到风停雨住，徐道明他们抬头一看，敌人退了。就在大家感到奇怪时，远处的山上传来了密集的枪声。

“一听就知道，那是从天放的空枪——是我们的人缴获了敌人的武器在试枪呢！我们胜利了！大家高兴地抱着又叫又跳。团长这时大喊一声：‘徐道明！’伸手示意要香烟。我在怀里一掏，香烟全被雨泡坏了，团长也不管，抢过去把烟渣塞在嘴里就嚼，边嚼边笑。他乐坏了。”

陈富文 鲜血染红唯一水源

陈富文和徐道明同龄，当年在同一个纵队，但多年后在荣军院里相识才知道，那时，他们一个进攻，一个死守，共同迎来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。

“孟良崮战役绝对是我参加过的最惨烈的战斗。”陈富文坐在疗养院的书桌前，闭起眼睛慢慢回忆，“我们师在孟良崮东边一百多里，正和国民党军的另一个部队作战，突然接到命令：不打了，马上集合行军。大家很着急，到嘴边的肉为什么不吃了？上了路才知道，部队接到命令，集中打孟良崮，打74师。一听说打74师，大家都来劲了。”

当时，陈富文所在的部队已经打了2天仗，肚子饿得不得了，但为了赶时间，根本没有工夫埋灶做饭，只能一路急行军。部队经过一些村子，老乡们听说解放军来了，都跑到路边，拿着馒头鸡蛋慰问。

“一路急行，我们插进了敌人的‘胳膊窝’，一下子占领了孟良崮的好几个山头，开始形成对敌人的包围。”74师眼看情况不妙，疯狂反击，很快，被我们占领下来的山头又被抢了回去。5月13日和14日争夺两天两夜后，敌我伤亡都非常大。

“我们打得又饿又渴，嘴巴开裂像锅巴，敌人也不好受。有个山头上有一个小潭，是水牛洗澡的地方，潭水又脏又臭，却成了两军争夺的水源，抢到后来，水没喝上，潭水被鲜血染红了。”陈富文道。

蒋介石为了给74师打气，坐了飞机在孟良崮上盘旋，还派出飞机空投军用物资。解放军战士看到敌人一投一个准，觉得很奇怪，观察后发现，敌人用红布在地上摆出各种字母，飞机看到了就往下扔东西。于是，解放军战士也用红布模仿，字母还没摆好，东西已经投下来了。

15日、16日，战斗更加激烈。陈富文所在部队接到命令：不惜一切代价，把阵地抢回来。战士们不断冲击，子弹打完了，大家就拼刺刀，刺刀弯了就用石头砸，在暴雨来临之前，我方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。“我们在核算俘虏人数时，发现歼敌数与编制数相差7000多人。大家立刻展开严密搜索，终于将剩下的敌人全部歼灭，张灵甫也被击毙。”



■ 徐道明年轻时留影

【相关链接】

荣军院院长陆林童告诉记者，荣

军院的职能是接收本市1至4级革命伤残军人入院长期休养，安置本市孤老烈属、孤老退伍红军老战士、孤残军人、孤老复员军人等。此外，荣军院还向全市重点优抚对象推出为期一周的短期疗养，提供健康体检、医疗咨询、市内观光等服务。仅今年上半年，荣军

荣军院的珍藏

院就接待了13批246人次短期疗养的

荣誉军人，组织了2次巡回医疗服务。

荣军院有个刚揭幕的“荣军工作展示厅”，陈列着所有在此疗养过的荣誉军人的实物、照片、军功章等。“共和国没有忘记我们，人民没有忘记我们。”一个多月前，十多位荣誉军人重回荣军院，踏进这个展示厅，激动万分……